



重刻唐荆川精選漢書卷之四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毛在校正

貴州布政司左布政鄭旻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彭富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應存卓訂刻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

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特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夫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

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比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

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
世復討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李陵

李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
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
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
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
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
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
二年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
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
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
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
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
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
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
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
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
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
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
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

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
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
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
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
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
陳前行持戟者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
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
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
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
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

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二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
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
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
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
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
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
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
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
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
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
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
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
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
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輶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
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
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
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

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又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候

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

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
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
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
循其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
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
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
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
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
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
負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
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
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
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
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其延
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
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
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

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
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
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
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
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
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
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
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
致耻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
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
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
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
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
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
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
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
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虚不居
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
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

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
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
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
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竒功每過城邑山川
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
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
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
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
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

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
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
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
聞之驚起欲止馬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
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枹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枹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

各有所守穿漸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

兵引郅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夫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䟽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

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䟽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

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
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
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
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
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
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
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
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
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

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
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
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
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
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
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
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
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

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五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

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涇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卽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

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

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玄門

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

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又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此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
排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
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
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
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
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
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
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
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
逐斥遠使亡迹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
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
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
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
數年王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譴皇太后
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
侯丞杜勲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
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勲爲討狄侯

蘇武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廐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緡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緡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

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

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燭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日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
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
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
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
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
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
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
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

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
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靛
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
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
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
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
故使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
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
下除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
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

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第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

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

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䟽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顛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

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雒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

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
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
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
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兩龔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交並著名節
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
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
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
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為重
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為定
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
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為駕徵
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

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
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儉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
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
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
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
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
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
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
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中人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

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
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
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
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
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
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
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
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應曰聞之白
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即

自劾奏與常爭言沔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
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
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嬖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
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
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
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
初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
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
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
脩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

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
賜復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
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
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
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
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
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
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
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

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
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
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
官旣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
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
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旣歸鄉里郡
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
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旣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
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
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

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辨
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
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
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
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
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
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
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
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
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

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
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
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
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歛
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
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
守臨歛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
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
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
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
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
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
用十五學擊劔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
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
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門稍得

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胍胍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之曰吐口無毛聲誓誓况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

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磬磬者鳥哺鷄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吽牙者兩大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劔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

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徽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及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無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

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
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
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
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
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
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
圍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
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
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
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

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
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
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
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
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宮以公主子廷
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
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
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
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

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上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

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

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官多大爲

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鞮劍客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

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驪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
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
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
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
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
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
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
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
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

政不得入馬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
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
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
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
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
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
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
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
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緇無文

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
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
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輦珍怪撞萬石之
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
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
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

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
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
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
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
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
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
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子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
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
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
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

教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
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
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
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
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胥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
脰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無此數予者朔
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
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
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常至

太中大夫後當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
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
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
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
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
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
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
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

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
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
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
充内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
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
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
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

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
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
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
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
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鷲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
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
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
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
克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
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
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
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
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
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
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
語曰以莞闕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

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狐豚之咋
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
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
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
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食於衆賢之上夙興夜
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
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
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

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
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
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
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
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
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
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病也今則不然反以
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

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
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
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
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
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
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
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
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
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
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

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

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城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

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竒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國

卷之三

三

